



武備志

四十五之四十七

ケ 5  
61  
18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

防風茅元儀輯

周故臣李筠起兵，給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追入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羗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其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屯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善將將者無如帝

守邊之本

南馬仁禹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豫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

代補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一

虞得以盡方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時帝數微行過趙普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土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由歸州進十一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為桴橋上設敵柵三重沿

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沂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棹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逐入寧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名來

正是機  
畧耳

此路一  
開高世  
無劍門  
之險矣

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眾退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

俞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  
止之故陝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  
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  
為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  
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欲携取姬妾及伶人  
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一遂州聞已失劍門  
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庫而去蜀主皇駭問  
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  
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宋為失策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  
固壘何人為我効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  
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  
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  
瓊幃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  
表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  
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正是機

平成都虎捷都校呂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謀叛

好

二事同  
特一緩  
一急用  
之無害

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警漏者，但擊  
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遣師襲破之。  
劍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偽軍校上官  
進嘯聚士卒二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  
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筆挺相撻擊，必  
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巡  
城，密令從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  
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

與越之  
西子何  
異天下  
豈獨色  
能惑人  
哉

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  
佛書，拜跪手足成齋，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  
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  
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  
邊爲意。  
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  
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  
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  
賜外密，資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

武備志卷四十五 雜考 北宋

之傳度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宜欽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江南有此兩忠臣千古所少奈不用何

此計亦凌李氏太愚耳

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諭之入朝不從遣使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迥諷之終不答迥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十萬伐之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之曰江



事有不  
同適者  
其可

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  
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  
困闔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下江南頓兵城  
下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常急攻而城中且迫城將  
陷彬忽稱病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彬之疾彬曰余  
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將誠心告天自誓以  
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  
為誓及城陷一毫無犯初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  
不第因謀歸宋乃密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

有心人

古  
作之即

其中維江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  
之濶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濟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太夫遣使往荊州造黃  
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經自荊渚而下  
或謂江水深濶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  
牌口移置采石二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  
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卒賴此以成功  
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  
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戰摧都部署王明密

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退橈不敢進俱太祖

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眾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鈐轄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時尚不  
免况未  
世乎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田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女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尚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

城守爲辭不遣二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而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逆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正人可

不病

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澆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瀨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瀨沙河而變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賂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賁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拍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

於土砦掩擊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衝敵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

盟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太王以繼倫面黑故云俱太宗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總師命將揀驍勇

戰畧考 北宋一

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  
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  
會天寒沒冰灌城且悉爲水堅滑不可上契丹主  
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  
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  
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  
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太祖主  
真宗能  
幾何時  
卽有建  
此策者  
猶拔展  
祖之至  
英廟也  
宋之後  
人仍曰  
此策可  
寒心哉

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勸帝  
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虜寇深  
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  
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一人謀乃  
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  
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  
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  
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  
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

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故出之

詔以王旦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與至士氣百倍

要取一  
奇極亂  
耳幸而  
無事故  
自迎駕  
時始見

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如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貉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懈非所以取歲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中以扼

無此數  
着便是  
土木之  
事矣

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太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  
征鎮赴援者且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  
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  
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  
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  
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  
半乃引去帝還行官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  
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譚歡呼帝喜曰  
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

準亦避  
謙耶悲  
哉

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  
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  
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  
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  
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  
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  
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曹利用  
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



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閣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凡禮事帝引兵北歸俱真宗

武備志卷四十五

武備志卷四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二

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勸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武備志卷四十六

戰畧考

北宋二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  
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以率部長與獵有  
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  
長。

天聖中王醜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醜見  
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醜曰何以  
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  
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  
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

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入覲元昊  
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醜未以爲然比再入樞  
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醜始歎瑋之  
明識。

元昊陷諸門諸砦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  
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  
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  
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

院宋綬曰太科得人矣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甲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太范老子可欺也太范蓋蒞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

治夷之本

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民就食可省糴十之二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徙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一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難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

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  
教東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為射的  
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  
厚且小矣或爭從後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  
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  
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待姬以佐  
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待姬戲世衡遽出  
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  
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清澗

不費不  
夾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潛河  
為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  
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  
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資之  
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  
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為屬  
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廊延路經畧使龐籍  
奏世衡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  
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

直大臣

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二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  
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  
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  
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  
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  
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  
不復以環為意

安得此  
人吾拜  
之矣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

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  
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  
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眾寇渭州薄  
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人  
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  
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  
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若至羊牧隆  
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約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  
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抵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昂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憚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憚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若不多詰且福與憚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

彼何共  
可此何  
其愚

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憚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囊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憚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憚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憚遂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福力戰身被十餘矢中鎗死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

取敗之  
本在此  
不特違  
節制也

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其敗  
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韓  
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  
州韓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二萬人  
拔用其勇畧將帥統領訓練豫分部曲遠斥候於  
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  
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  
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  
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帑三分之一分助邊

亦不言  
生財只

言節財  
其言可  
思也

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一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守  
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  
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  
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苑  
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  
龍安砦悉復所亾地築十城延民以安初元昊  
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  
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  
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

本  
天復之

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二萬騎來戰侂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敵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入無事所向有功

詔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守駐蹕之所城焉識者躋之

契丹兵壓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二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

時有  
加許人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畧考

北宋二

八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其稟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黨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請神，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

不惟試  
之亦使  
嘗之

以為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之。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為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

苦有其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草遺野利書，常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見秦龜，笑曰：「種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曰：「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筆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官，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

與畫老  
寬異用  
同功千  
古善間

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袖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一將

戰畧考 北宋二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  
有虜至急襲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  
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  
為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  
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  
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  
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

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  
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即大呼馳突  
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  
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  
為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  
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壅遏山峒  
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  
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  
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儂智高陷韶州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韶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人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太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

廣儒夫  
事發往  
徒如此

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狄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弁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

將佐次夜晏從軍官二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  
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  
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  
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  
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  
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  
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  
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  
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

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二旅  
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  
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  
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  
靡相枕籍死遂大敗智高焚賊遁去南夷尚鬼青  
行時大丘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青  
遠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  
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  
青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

軍歡呼青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跡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俱仁宗

夏人寇邊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源抄孰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襲銀由種帽督戰挺先遣彊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

流失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二千  
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  
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安陸誥曰朝廷  
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挫折則國威不立  
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  
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  
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  
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  
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

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欵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俱英宗

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與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可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

如此寸  
臣安可  
以鑿空  
病之必  
至蹶實  
虜已渡  
河矣

窮蹙詣軍門乞降韶鑿空開邊蹶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慄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重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俱神宗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

起兵甚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  
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  
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  
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馳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  
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行次交刺與其  
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  
馬饑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  
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急  
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爲勇耶衆

此其世  
守兵訣

皆懷愧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  
餽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於護  
步答岡是時女真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  
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  
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真  
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籍百餘里獲  
輿仗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  
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  
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



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先二人躍馬而出必觀陣之虛實四面分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離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

亦能將也惜不善用之以資敵耳

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入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于○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揚○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鎧○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

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而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白舉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俱徽宗

武備志卷四十六終

武備志卷四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 三終

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文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自武功大夫以下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左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兵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掛礮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檣木備  
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  
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  
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  
千人將以統制日肄習之以前水軍居東水門外  
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  
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  
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  
日至八日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

牟驪岡是夕敵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  
流相繼而下綱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佈  
拐子營城下火船卽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  
於中流安排杙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  
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  
俄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綱往督將  
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得禁衛善射者  
千人以從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禁卒  
乘城射之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乃登城督

勵將士人皆買勇近者以手砲檣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鎭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虜酋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虜矢集於城上如帽毛士卒亦有傷者皆厚賞之人人歡呼奮勵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攻乃退師餌我以和

金幹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置制使

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

何憂賊哉揭櫫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  
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  
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  
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  
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  
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  
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  
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  
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仲為都統制師

道時被病命毋拜許有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頡  
頄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  
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許之  
上也李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  
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  
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  
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  
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書奏

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認，遂不俟金幣數足，遣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神師道請乘其半濟，蘇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天乎  
人耶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許翰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太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眾大亂，淄青附之。彌大傲，韓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千人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

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糠

可謂應之無窮

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縷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即先穿壁為竅致火韞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不能然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填壕其鵝車亦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

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鴉形使人內迎敵亦先以索給巨石置彼鴉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金人乃於城外矢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道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

千古絕論

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李綱請造戰車曰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车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车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筧之設



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  
弩矢發於口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  
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  
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  
鉤索止則聯屬以為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  
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  
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  
旁重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  
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

不如用  
輕車遇  
險不必  
止矣

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執  
馬足賊退則車徒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  
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  
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  
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  
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  
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  
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  
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

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  
不○必○開○溝○塹○築○管○壘○最○為○簡○便○四○完○固○

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官吏乘城走者  
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三

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

粘沒喝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如加

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日彥質之眾皆潰李回

亦奔還京師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人之敗  
皆如此  
也

此  
狂  
何  
况

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

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趙訥知興神府曾楙合兵

人援二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

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進以敗之轉戰而

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

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

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

里澤計敵眾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

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

武備志卷四十七

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陳規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人陷都規率兵數萬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繼來寇皆敗而去范宗尹為相分鎮以為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規有朝野僉言後序畧曰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

守城快  
論古今  
第一

聖言

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一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禦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為之援也且以五萬兵為率若

武備志卷四

亦須將  
能節制  
不然紛  
香下顧  
矣

此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  
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  
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  
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  
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  
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  
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  
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血潰散爲  
盜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

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  
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命  
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  
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  
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  
大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  
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  
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  
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

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  
 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  
 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為金人所得咸為攻城  
 之具規以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  
 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  
 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  
 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制治之術失也賊  
 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  
 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

砲碎之亦可用單稍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  
 至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  
 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  
 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  
 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可致一  
 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  
 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  
 又况大砲每放一小砲可抵數砲兼小砲不必用  
 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為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獨放

時易得無窮放去個人必傷死若要推毀攻城則  
 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推毀城樓  
 守城欲摧毀敵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  
 賊在城外伐木為對樓雲梯火車等攻城可以砲  
 盡金人廣列礮石砲礮礮石磨蓋石羊虎為砲欲  
 攻之所列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  
 日亦不下二三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  
 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女頭牆坐  
 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砲

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  
 日不下二三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  
 堵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  
 直裡斜外密裡希洞于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  
 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連  
 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  
 無損壞間有損者即逐前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  
 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  
 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

善也。又恐人在高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聞南門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砲，每坐可施處，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築合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

子兩頭措置，深埋排木以防賊急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次於城裡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根向下陡峻，次於城裡脚下取土爲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是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

萬  
如  
此

正情志卷四十一  
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  
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闕內  
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步  
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  
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人  
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  
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裡脚下立砲仍  
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  
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裡砲

要  
字

手不能得見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  
於城上專管裡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施設少偏  
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天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  
座照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  
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用砲何  
能爲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  
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  
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  
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

武備志卷四十一



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上頭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城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壕裡垠上新城脚下繞絲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裡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裡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

一奇絕

使無其人便難任破之日無非賊者不知故必得一取信之人方可

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為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况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犯之理兼京城內之軍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辨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求己古人云上策

武備志卷四十一  
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  
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  
乃是自塞生路而為賊生路也及為守之計不獨  
大起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  
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  
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即  
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  
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初開城門

自運土填壕欲為入計不攻自敗所以敢自初開  
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  
內設除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讓王昌  
及鮮卑段就六春未柸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  
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  
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為攻戰都督  
造突城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未陣躬率  
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  
生擒未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滿戶二十餘

至獲鎧甲五十萬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法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炮擊樓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壘填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鵝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百而功

不至於土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槍路墻裡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牽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裡墻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機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

要案

武備志卷四十一

十一

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裡便是賊陷穿  
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  
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  
三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  
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  
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  
三尺濶四尺雀臺上與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  
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牆頭牆牆重  
疊雀臺上埋排枋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

夾城之說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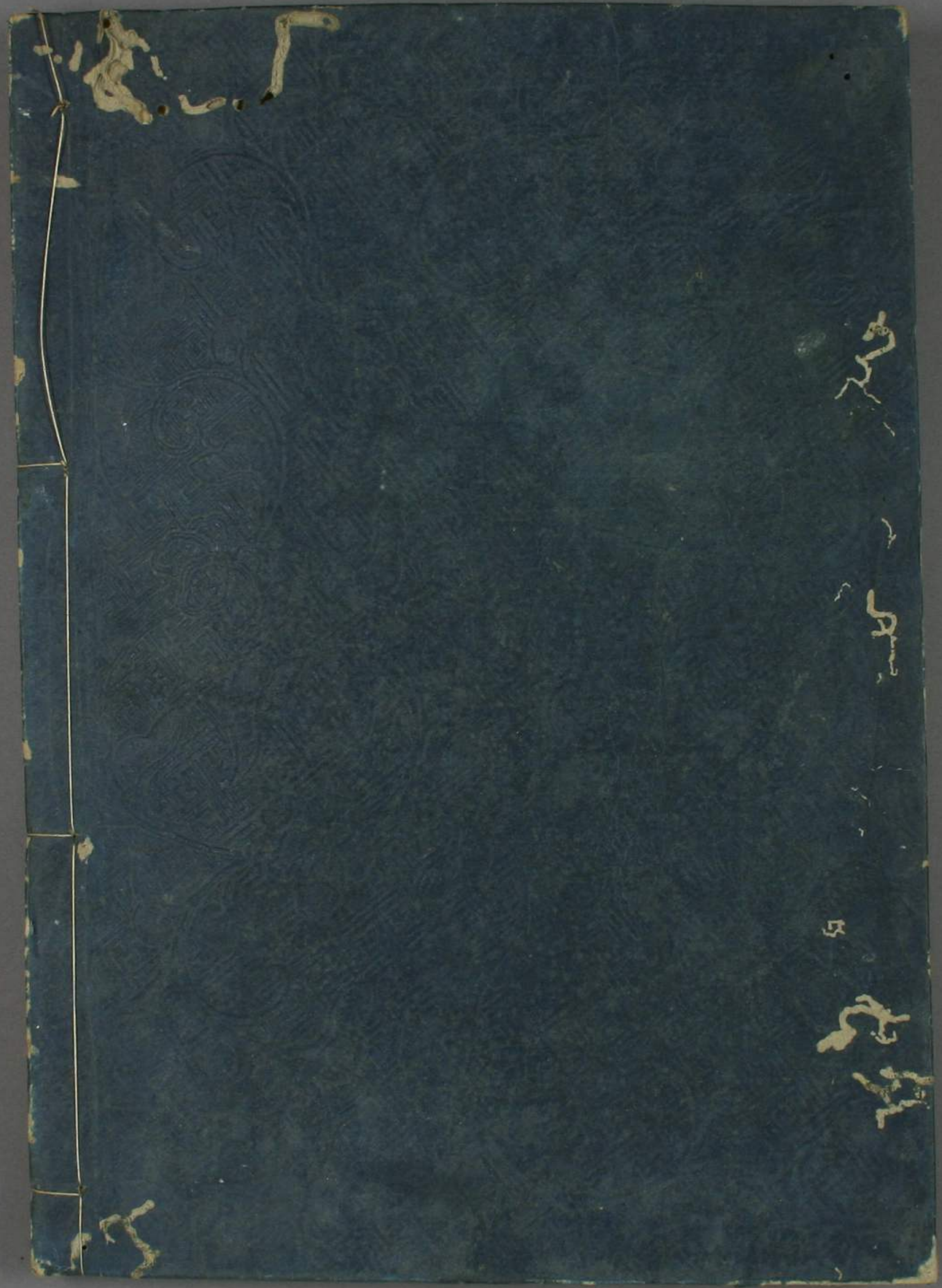
牆至城脚下一則賊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雀臺上  
與大牆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  
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  
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  
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牆雖甚低薄  
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  
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  
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牆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  
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

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內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脚下作深闊裏壕壕向上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枋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圍城以械爲牒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

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爲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意中行詭詐爲道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衆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不以時設

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  
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未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  
設之方前則每聞入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  
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  
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  
言變乎俱欽宗

武備志卷四十七



卷之二

卷之三

五

卷之四